

潜水钟 与 蝴蝶

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

〔法〕让-多米尼克·鲍比 著 邱瑞銮 译

我的肉体沉重如潜水钟，但内心渴望像蝴蝶般自由飞翔，
本来想死的我，只能靠想象与回忆活下去

潜水钟与蝴蝶

[法]让-多米尼克·鲍比 / 著 邱瑞銮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水钟与蝴蝶 / [法] 鲍比著; 邱瑞鑫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8

ISBN 978-7-5442-3814-4

I. 潜… II. ①鲍… ②邱… III. 随笔—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860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7-088

Copyright ©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A., Paris, 1997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S.A.EDITI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SHUIZHONG YU HUDIE

潜水钟与蝴蝶

作 者	[法] 让-多米尼克·鲍比
译 者	邱瑞鑫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翟明明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徐蕊
内文制作	白雪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h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
字 数	42 千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14-4
定 价	2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让－多米尼克·鲍比

1952年生，在巴黎求学。后任记者数年。

1991年，出任法国《ELLE》杂志总编辑。

1995年12月8日，突发脑中风。

1997年3月9日，去世。

责任编辑：翟明明

丛书策划：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封面设计：新经典工作室·徐蕊



莫里·施瓦茨 著

大学毕业16年后，米奇偶然得知莫里教授病危，在恩师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每星期二都去探望。于是，老师又单独给他上了最后14堂课。米奇根据这段经历，写成了风靡全球的《相约星期二》。本书为莫里教授最后14堂关于疾病、关于活着、关于死亡……的课程实录。

蛤蟆的油 (日) 黑泽明 著
Akira Kurosawa



黑泽明 著

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夜哭郎”，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最后如何执导《罗生门》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黑泽明坦然直面过往的一切，人生的甘苦，艺术的感悟，流露于字里行间。如同一个智者和通人，黑泽明在淡淡的文字中叙出坎坷与跌宕、风华与苍凉……

自序

在老旧的麻布窗帘后面，映着浅浅奶白色的光，透露了天色已破晓。我的脚后跟很痛，头仿佛千斤重，而且好像有潜水钟之类的东西紧紧罩住我的全身。我的房间轻轻缓缓地，从昏暗中抽退出来。我仔细端详我亲爱的人的照片，孩子们的涂鸦、海报，以及一个铁制的小小自行车选手，这是一位朋友在巴黎—鲁贝自行车赛开赛的前一天寄来的纪念品，我也仔细端详围着护栏的床，这张床是我六个月以来，像岩石上的寄居蟹一样赖着不走的地方。

不需要思索很久，就知道我人在哪里，我记得我的人生是在去年十二月八号的那个星期五起了个大反转。

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提起脑干。那一天，我心血管发生意外，所谓的脑干丧失了传导的功能，我才猛然了解它是我们头脑运作的重要枢纽，是联结大脑与神经末梢必不可少的路径。以前，我这种病叫“脑溢血”，一旦发作，二话不说就是死路一条。救生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病人所受的刑罚更加精巧。我虽然免于死，却陷在这样的处境里：从头到脚全身瘫痪，意识清醒地

封闭在自己的内在世界中,无法和人沟通,只能靠着眨左眼皮,与外界对话。这种病症刚刚才被英国医生命名为“闭锁症候群”。

当然,当事人总是最后才知道自己交上这样的好运。以我来说,在身体机能完全受损之前,我应该是昏迷了二十天,又连着好几个礼拜意识模糊。一直到一月底,我才在贝尔克海军医院一一九号病房里苏醒过来,也就是在现在照进来早晨第一缕光线的这间病房。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七点钟,小教堂的钟声开始当当作响,十五分钟一响、十五分钟一响地标明了时间的流逝。停歇了一夜以后,我阻塞的支气管又发出哼哼咻咻的杂音。我的双手蜷缩在黄色被单上,疼痛难当,痛得我根本分不清我的手是灼热,还是冰凉。为了克服关节硬化的毛病,我本能地把肢体伸展了一下,使劲让手臂和大腿挪动几厘米。常常,这能减轻一些肢体上的疼痛。

当我困顿如茧的处境,比较不会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时,我的心就能够像蝴蝶一样四处飘飞。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可以在空间、时间里翱翔,到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去,或是到神话中的米达斯国王的皇宫去。

我可以去探望我所爱的女人,悄悄挪到她的身边,抚摸她沉睡中的脸庞。我可以在西班牙建造城堡,掠取金羊毛,勘察亚特兰提斯,实现童年的梦想,完成成年的雄心壮志。

暂且停止四散纷飞的浮想。我必须先构思这个卧病在床的旅游札记开头要怎么写,在出版社派人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记下札记内容之前,我就要准备好题材。在我脑子里,每个句子都要先

搅拌过十次，删一个字，加一个形容词，牢牢记住我造的句子，把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文句都背下来。

七点三十。值班的护士小姐打断了我的思路。一天的例行活动准时开始，她拉开窗帘，检查一下气管导管和注射的点滴，然后打开电视看看新闻。现在，电视正在播卡通影片，故事是说一只西方跳得最快的癞蛤蟆。要是我许愿，希望自己变成癞蛤蟆，那会怎么样呢？

目 录

自序	1
轮椅	001
祷告	005
洗澡	009
字母	013
皇后	017
西那希露台	021
观光客	025
腊肠	029
守护天使	033
拍照	037
另一个巧合	041
梦境	045
旁白	049

幸运日	053
蛇径	055
窗帘	063
巴黎	071
植物人	073
散步	077
二十比一	081
打野鸭	087
礼拜天	091
香港小姐	095
留言	099
在葛雷凡蜡像馆	101
爱吹牛的人	105
《生命中的一天》	109
开学了	117

轮 椅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穿白袍的人在我的小房间里。好几个护士、好几个看护工，还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分析师、神经科医师、实习医师，甚至专科主任，整个医院里的人都在这个时候调度过来。当他们推着轮椅进病房，来到我床边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要我腾出床位，让给新来的住院病人。住在贝尔克几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一点一点地逼近脑海的岸边，意识逐渐清醒，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想象轮椅会和我有任何关联。

没有人为我描绘我目前确实的处境，而我从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拼凑起来的只言片语中，自己把它解释为我的情况

乐观，必定能够很快地恢复行动自由、恢复说话能力。

我四处飘飞的浮想甚至做了千百个计划：一本长篇小说、几趟旅行、一个剧本，而且要把我发明的水果鸡尾酒商品化，推广到市场上。不要问我调配的方法，我已经忘了。他们立刻为我穿上衣服。“这会让你精神比较振奋。”神经科医师用教训人的口吻说。其实，穿上了医院里专用的黄色尼龙罩衫以后，我真希望能再穿穿格子衬衫、旧长裤，和变形了的粗毛线衫，只是怕穿上这些衣服又会变成我另一个噩梦——看这些衣服随着我严重变形、疼痛不堪的松垮身体千绞百扭。

罩衫穿好了以后，“仪式”就开始了。两个粗手粗脚的人抓着我的肩膀和脚，有点粗暴地把我从床上抬起来，放到轮椅上。一场单纯的疾病，让我成了残障，就好像本来斗小牛的斗牛士升格了，要去斗大公牛。没有人为我鼓掌，但是大家差不多也都有这个意思。照顾我的人推着我在这个楼层转一转，好检查我的坐姿会不会引发突如其来的痉挛。但是我对他们的摆布没有任何反应，只一心思量着我的前程就这样毁于一旦。他们在我的后脑垫了一个特制的垫子，因为我的头会略微晃来晃去，好像非洲女人把一年一年套在她们脖子上的串串金环取下来以后，她们被拉长的脖子也会这样晃动。“你以后都要坐轮椅啰。”一位职业治疗师笑眯眯地加

上评语。他想使他说的话听起来像个好消息，然而这回响在我的耳里，却像是判决一样。轰的一瞬间，我突然了悟这个让人惊慌失措的既定事实，恍如原子弹的蘑菇云一样令人目眩，又仿佛比断头台上的铡刀更锋利。

他们都走了，只留下三位看护工帮着把我搬回床上去。看他们那副吃力的样子，不禁让我想起了警匪片里的画面：几个歹徒使劲把刚刚撂倒的一具碍事者的尸体，塞进车子后座的行李箱。轮椅被弃置在角落，我的衣服搭在它深蓝色的塑料靠背上。最后一位穿白袍的人离开以前，我示意他轻轻扭开电视。现在正在播《数字与字母》，是我爸爸喜欢的一个节目。从早上开始，雨点就不断打在石板上。

祷 告

终究，轮椅这个事件的冲击是有益的。事情变得比较明朗。我再也不会去订一些无法实现的计划，而且，朋友们也不会沉默着不知道和我说什么好。自从我发病以后，他们就以感情在我四周筑起了一道藩篱，不忍心跨越。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碰触不得的话题，我们开始谈闭锁症候群。首先，这种病很罕见。要非常幸运，才能掉进这种可怕的陷阱里，比中彩票大奖更需要有好运气。但是这种说法安慰不了我。在贝尔克，只有我们两个人“吉星高照”，而我的闭锁症候群情况究竟如何，尚有待观察。我还能够转动头部，就不太应该了，基本上，在临床诊断时，是预料不到会有这样的情

况发生的。大部分这种病例都被弃置在植物人的状态，而医学界依然不了解这种疾病的病程发展。我们只知道，要是神经系统哪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决定重新运作，它的速度大概会相当于从大脑基质底层长出头发的速度。换句话说，就是我要能动一动脚趾头，大概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

其实，必须先想办法改善的，是我呼吸道方面的问题。长期来看，我有希望能够正常地进食，不必靠插胃管；也有希望可以自然地呼吸，吸吐气息带动声带的振动。

而目前，要是能把不断流进我嘴巴里的口水顺利咽下去，我就会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天还没亮，我就开始练习把舌头挪到口腔后部，试图刺激它产生吞咽的反应。然后，我向着挂在墙上的小香包，为我的喉咙祈福。这个小香包是几位信仰虔诚、游走在外的同事，从日本带给我的护身符。我的亲朋好友都会以祈福的心，随着他们的脚踪，为我带回来许多祝祷，这些祝祷多得足以堆成一座宏伟的建筑，而墙上的小香包就是这座建筑中的一颗石子。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亲朋好友为我祈求各种不同神祇的庇佑。我试着在这个浩瀚无边的精神信仰里作了一点安排。要是有人告诉我，他们在布列塔尼的教堂里为我点燃了几根祈福的大蜡烛，或是在尼泊尔的庙宇里为我颂祷经文，我就会立刻为一个明确的目的祈求庇佑。一位女性朋友向我保证，非洲的神灵非常敦

厚温雅，因此通过她，我把我的右眼托付给喀麦隆的一位伊斯兰教隐士。我也把我受损的听力，托付给波尔多一个教会里的修道士，因为我虔诚的岳母和这个教会一向往来密切。他们定期为我拨数念珠祷告。有时候，我会偷偷溜到他们修道院去，聆听他们响彻天际的唱诗声。

一时还看不出这些祝祷有什么不寻常的效果，但是，当这个教会的七位修道士被狂热的伊斯兰教徒割喉杀害时，我会好几天耳朵不舒服。然而，这些神灵的庇佑和我女儿所作的比较起来，只不过是泥水造的围墙、沙土做的堡垒、防守不住的马其诺防线，我的女儿西莉丝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为我献上小小的祷告。我们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入眠，我靠着这股最贴心的扶持力量，在梦境的国度里靠岸歇息，避开一切凶恶。